

人世間

# 小镇闲人

山止

小镇养忙人，也出闲人。杨家胡同的牛二是出名的小镇闲人。牛二大号牛耀祖，祖上是从外地逃荒来到小镇的“西莱子”。他的爷爷靠给尚书看护茆地糊口，人称“看茆儿牛家”。到了牛二他爹这一辈儿，家境依旧没有挣脱“贫困”两字的纠缠。

小镇有句老话说得好：能生穷命别生穷相。牛氏三兄弟，老大和老三个矮肤黑面丑，是婚恋场上的“钉子户”。相对于两个兄弟，牛二却长得一表人才。一米八的个头，身材匀称，不胖不瘦，一张国字脸，棱角分明。

牛二年轻时进京，见了世面，能说

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姑姑的话一语成谶，这牛二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

那会儿还是大集体时代，生产队里的活儿，牛二是轻活儿不爱干，重活儿干不了，即便是干起活儿来，腰杆也直往后面仰。两三年时间，十个生产队他转了一个遍，庄稼地里不养闲人，生产队也不喜藏奸耍滑的人。

那些年每到年底，生产队里会计算盘一响，牛二不但不能往家里拿一分钱，还弄个倒挂外找。队长过意不去，只能预支给他点过年钱。每次队长给钱时都免不了一番掏心掏肺地开导：“老二兄弟，咱年年欠队里的钱，新账压旧账，旧账擦陈账，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。”牛二总是点头哈腰，态度诚恳，有时还会挤下两滴热泪表示：“队长，你放心，明年我一定好好干，饥荒一定能还上。”拿上钱，出了门，牛二马上跑到十字街上的供销社里，置新衣，买鱼肉，搬鞭炮，一眨眼

牛二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春儿，小的叫冬儿。转眼间，春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那一天，春儿把对象领进门，牛二喜中有忧。喜的是儿子成家立业，忧的是婚房没着落。牛二索性当着两人的面明说，咱爷俩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爹手里没钱，婚房你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当初结婚时，你爷爷也没给我置房子置地，一切全靠自力更生。我和你妈老了，帮不上你们，我保证俺俩老来老去不要你们一分钱，有灾有难也不用你们照顾。

女方听出了牛二弦外之音，平静地对牛二说，叔，您放心，只要您和姨同意我和春儿的婚事，房子不用你们操心，我们自己盖。

春儿这个对象叫芬儿，老家是临沂的，年龄比春儿大两岁，有过短暂婚史，没孩子。芬儿从小跟着父母兄长搞百货批发生意，是个活泛人，一肚子生意经。

女方表了态，牛二心里乐开花。思忖着只要自己不掏钱，什么都能答应。很快，春儿和芬儿领了结婚证。芬儿从父母家借钱盖起了新房，里里外外装饰得富丽堂皇，择个吉日两人高高兴兴结了婚，过上了甜甜蜜蜜

会道，在小镇显得英姿勃发，卓尔不群。回家探亲时，媒人找上门，将南乡的陈姑娘介绍给他。这陈姑娘模样俊秀，是村里干部，双方见面，一见倾心。

这陈姑娘的妈妈其实是她亲姑姑。这位姑姑是个有气性的人，年轻时有一位意中人，遭家人反对，于是一生未嫁，发誓孤独终老。后来，家里反复做工作，姑姑勉强松口，同意过继陈姑娘给她防老。

有过切肤之痛，姑姑对婚姻这件事自有一番考量。当陈姑娘将牛二带到她面前相看后，老人家私下对陈姑娘说，小伙子长相没得挑，说话也直往心里送，只是家庭条件太差。嫁

工夫布兜底朝天。

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牛二嫂陈姑娘生活习惯逐渐变得和牛二一样，手头有了钱，大鱼大肉，胡吃海喝；手头没了钱，就豁上脸东家借西家挪，借了钱后猴年马月还不上。

牛二结婚后，眼见凭自己的能力置地盖房希望渺茫，总住“溜门户”（租房）也不是个办法。一天夜里，他向牛二嫂吹起了枕边风：“咱俩结了婚，姑姑离得远，南乡生活条件差，医疗条件也不行，有个大病小恙的，照顾起来不方便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俩反正要给她养老送终，不如把她的房子卖了，咱们一起过。”牛二嫂听罢，也觉得牛二孝心一片，说得在理。当她和姑姑商量时，老人起先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后来经不住二人苦口婆心软磨硬泡，终于同意卖掉房子，搬到了小镇上。不久，四间崭新的大瓦房在杨家胡同拔地而起，牛二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。

的小日子。

不明就里的小镇人给牛二竖起了大拇指。别看牛二一辈子游手好闲，人家吃吃喝好穿好有钱花，眼皮不眨给儿子盖起了亮堂堂的大瓦房。牛二挺着腰杆说，猫有猫道，狗有狗道。

尽管当初牛二有言在先，什么事也不用春儿两口子管，但是婚后的小两口极尽儿女本分，不但每年养老费给得多，三大节的礼物和钱一点不少，牛二夫妇看病吃药的钱，他们更是无怨无悔全包下。

小镇上的明眼人都知道，儿子孝不如媳妇孝，芬儿这个儿媳妇担得起“孝顺”二字。

比起哥哥来，冬儿一丝不苟遗传了牛二的基因。干活不用心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一年能换八份工作，且嗜酒如命。

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有时很奇怪。冬儿不着调，牛二却很喜欢，从来不说冬儿半个不字。冬儿到了年纪找个对象，牛二喜上眉梢，立马张罗把房子腾出来给他做婚房，自己又搬出去当“溜门户”。冬儿结婚的彩礼和婚礼当天所有花销，是牛二豁上老脸向春儿借的，名义上是借，实际上

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，不能光看长相，还要看有没有挣钱的本事。被爱情撞了腰的陈姑娘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铁了心要嫁给牛二。她说，牛二家穷是穷了点，穷点怕啥，模样好就行，跟着牛二吃糠咽菜我认了。

见陈姑娘嫁意已决，姑姑长叹道，一切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牛二和陈姑娘是在牛二回乡那年秋后结婚的，他们在租来的两间厢房里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。结婚第二天下午，就有人上门搬走了屋里的家具，脱走了牛二身上的衣服。陈姑娘一问方知，这些东西统统都是借来的。

说起来，牛二的人生不是总走背字，他也有过高光时刻。大集体解体后，小镇上的人们正忙着分田分地，想方设法挣钱。牛二躺在炕头上瞅着顶棚犯了愁。

就在这时，牛二有个朋友向他伸出橄榄枝：经济搞活，市场繁荣，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税务招人到集贸市场收税。这份差事似乎是为牛二量身定做的，不用出力，有头有脸，何乐而不为。

那几年，牛二风光无限，每天打扮得衣冠楚楚，头发梳得溜光，皮鞋擦得锃亮，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其他到处都响的自行车穿行在小镇各个集市间。每天下午回家，他总是肠肥脑满，酒气冲天，自行车车把和后座上大包小包挂得满满当当。牛二嫂美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夸，俺当年没看走眼，老牛不是一般人，有出息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三年后，税务清退了帮办员，牛二丢了饭碗，打回了原形。

是要。春儿媳妇心里明镜似的，眉头不皱一下，欣然同意出钱。牛二夫妇搬出去租房住，一年搬了三次家，春儿媳妇心里不忍，又掏出五千块钱给他们老两口买了三间老房，叮叮当当好一顿整理后，让他们搬了进去。

冬儿不争气，婚姻持续了三年，女方扔下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儿不辞而别。离婚后的冬儿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把女儿往牛二炕头上一扔，转身跑到南方打工去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

春去春回，花谢花开。时光在变，小镇没变，生活在小镇上的人像割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。

冬至那天，一场瑞雪如约而至。在泉水庵正门台阶前，我遇到行色匆匆的芬儿。寒暄过后，芬儿说，要去社区卫生院给牛二取药。前几天牛二刚做了左腿半月板手术，花了近两万块钱。过了春节还要再做另一条腿。芬儿还说，牛二由于长期作息无规律，生活不节制，加之缺乏锻炼，各种慢性病缠身，健康状态每况愈下。

不用问，牛二这些治疗费用肯定又是春儿夫妇支付的。看来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人来世间走一遭要珍惜，不能太闲着自己。

诗歌港

## 故乡（外二首）

高翠玉

心，越来越小  
蜷成一枚泛黄的底片  
故乡也是

唯有雪地里那条褪色的红头巾  
仍裹着当年离别的皂角香  
似火焰跳动，灼疼了我的眼睛

母亲的身影  
从雪地到站台弯成了问号  
我撒欢，我呼喊  
变回那个追着风  
把碎雪扬成银河的孩子

斑驳巷子口，夕阳斜斜数着脚印  
唯有那一抹红  
悬在眼眸的尽头  
静静燃烧  
照亮我的归途

## 寒夜藏春

凌晨三点，一种细小的声音  
吡啦吡啦地从走廊传来  
是冰凌花，在玻璃窗上蔓延  
如银色的森林  
纤细的枝杈蠕动、绽放

室内的兰草，浮动着清香  
与冰凌花遥遥相望  
冬的凛冽，春的温柔  
冷与暖在此交汇  
让我的心狂喜如歌

这冰与绿的对白  
是冬天最真诚的馈赠  
寂静的夜  
我触摸到了春天的肋骨  
正在悄悄发芽

## 乡愁

在冬的深处  
每当雪花飘落  
思绪便轻轻叩响故乡的门

那轻盈的白  
覆盖山川、田野、沟壑  
与土地交换着体温

炊烟飘着家的味道  
看着酸菜坛沿熟悉的盐霜  
我的眼眶泛起微光

我喊一声娘  
一枚雪花卡进了喉结  
溢出童年的味道

灶膛里噼啪作响的柴火星子  
煨热我冰凉的脸颊  
母亲在雾气中忙碌

雪花落在肩头  
如温柔的问候  
我伸手，接住这融化的乡愁